

鍾肇鵬 選編

第五冊

續百子全書

全二十五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續百子全書

第五冊



第五冊目錄

傅子		一
帝範		一三七
三教論衡		二一七
因論		二三一
省心錄		二四五
常語		二八七
通書解		三一五
西銘解		三八三
正蒙初義（卷一至卷六）		三九九

傅子敘

晉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男進
封子見晉書本傳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
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
合百四十首初作內篇成以示司徒王沈沈與玄書曰省
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國體存重儒風足以塞楊墨
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其爲當時推重如此隋書經籍志
子雜家著錄傅子一百二十卷新舊唐志同馬總意林所載篇
數與隋志同是唐人所見尙是完本至宋崇文總目所載
僅五卷凡二十三篇是時已亡其一百十七篇鄭樵通志高似孫子
略載傅子一百二十卷乃襲隋志之文非見原書也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並無其目尤延之遂初堂書目雖入載而
卷帙不詳則其書蓋缺于北宋而微于南宋矣明永樂大
典書目乙韻下載有傅子無卷數今世武英殿一卷本卽
從此出余讀唐人羣書治要所載傅子攷其篇次雖分二
十七段以文義相連綴實祇二十三篇知宋以來所存二
十三篇並不能溢出治要以外也以大典本校治要治要
少官人及鏡總敘二篇初疑明人所見之書不應多于唐
宋及讀初學記鏡部總敘引韓子文乃知大典誤以韓子
爲傅子並誤以總敘爲篇名又讀宋本意林引官人篇語
今本屏入楊
泉物理論知大典卽從此鈔撮而出其附錄六條或見
于三國志注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大抵由於鬻

販非所見本多於唐宋也今依治要文次以大典篇名輯
成二十二篇又無篇名者二篇益以水經注之宮室藝文
類聚之釋法其得二十六篇又從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
標世說新語注劉昭續漢書注沈約宋書孔穎達書正義
杜佑通典劉知幾史通馬總意林趙蕤長短經李善文選
注釋道世法苑珠林虞世南原本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
類聚徐堅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王應
麟困學紀聞諸書輯錄二百餘條略消重複編爲三卷其
有疑義別爲考證附於後今世所行武英殿本意林傳子
與楊泉物理論互潤孫星衍輯楊泉物理論以楊泉多引
傳子其時亦僅據此本輯錄未考也
今據宋本逐條入載其有與各書錯見者先後刪併存于

注中以免煩亂太平御覽所存傅子往往多出治要蓋
猶修文殿之舊至吳事類孔六帖因學紀聞皆輾轉從他
書傳引不足據也傅子隋唐志及宋崇文總目宋史藝文
志入雜家最合流別今四庫入儒家則以所存二十餘
篇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故進而與中論中說相參乘歟
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冬十二月除夕葉德輝敘

傅子篇目

卷一 治體第一 舉賢第二 授職第三 校工第

四 檢商賈第五 仁論第六 義信第七 禮樂

第八 法刑第九 重爵祿第十 平役賦第十一

貴教第十二 戒言第十三 正心第十四 通志

第十五 曲制第十六 安民第十七 □□第十

八 問政第十九 問刑第二十 信直第二十一

矯違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假言第二十四

宮室第二十五 釋法第二十六

宮室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禮樂第二十一

卷二十三

禮樂第二十四

八則第二十六

卷二十一

禮樂第二十一

第十

曲禮第十六

卷四第十

卷四第十

禮樂第二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四

卷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目錄

傅子卷一

晉傅玄撰

長沙葉德輝撰輯

治體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

永樂大典信本至此止

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

原本書鈔三十引云賞一人天下勸宋本意林五引云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

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

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有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次第十四

舉賢

賢者聖人所與其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

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舉天下之賢人
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
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
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
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
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
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
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
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
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
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

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按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

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聞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

耶宋本意林五引云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耶夫聖人者不世而

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次第五

授職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

民

宋本意林五引云攝大廈者先擇匠而後蒔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名

大匠構屋必大

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

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

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

敘矣

華書治要

永樂大典本次第十五

校工

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飭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

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

四海之珍

宋本意林五引云天下之害莫害于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

縱欲者無窮用力

大典本力作欲

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

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眾下肆情淫多並

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桺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

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

履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引云漢末一筆之桺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

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初學記二十一引云漢末一筆之桺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矣太平御覽六

百五引云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

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由是

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

虎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宋本意林五引公卿至並起止兩爲

字均作眾邪之亂正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

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本次第十六